

中医古方精粹

医
药

家

心

活

清·高鼓峰撰

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

中医古籍整理研究项目

醫家之活

清·高鼓峰 撰
王新华 点注

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

医 家 心 法

清·高鼓峰撰

王新华点注

出版：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

发行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刷：海门县印刷厂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3 字数 40,000

1983年1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38,801—46,630册

书号14196·109 定价：0.53元

责任编辑 王义烈

出 版 说 明

中医古籍之多，真可谓“汗牛充栋”，解放前后虽迭有刻印或出版，仍不过是一鳞半爪。而且已出版者多为名著长篇，这自然也是需要的；但短篇小作同样饱蘸着前辈医者们的心血，其中不少也闪烁着中医理论和临床经验的光辉。因此，我们企望做点补足工作，特选择此中未曾付梓的有价值的手抄本，或者虽有过流传但未经整理或难以买到的本子，编成中医古籍小丛书，陆续出版。

整理工作中，为了普及的需要，我们对原著作了一些点、校、注的工作，内容则不作删改，意思想维持原貌，供读者参考。

本丛书特邀请南京中医学院王新华老师主持编辑工作。

一九八一年四月

前　　言

《医家心法》一卷，清·高鼓峰撰。高氏，浙江四明人，为浙中名医，当地“传其起痼扶衰，悬决生死日时，多奇验。”并“夙以奇论鸣世，而治疾又独擅其奇。”可见他在医学上，是具有独创精神的。但有的医家认为本书“议论颇偏”，“词多偏驳”。实质上，所谓“奇”与“偏”，不过是囿于“经旨”的框框（“不尽自医经中来”，“似欲出前人意表”），而是作者根据临床实际，就自己的心得体会，编撰成书的。因此，其“所言多奇论，治病多奇中”，“学人多遵用之”。

本书内容，论述了内、妇、儿科常见病证的辨证施治，介绍了常用方剂和临证治疗心得。其中有论、有法、有方、有案。其治病从五脏生克关系，各选用五方，共以二十五方主治五脏诸病；其中尤着重于养肾疗法，并大加阐发，常规中寓有发挥。在写作方法上，高氏很少引经据典，而重在辑录自己的学术见解和经验体会，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。

本书曾由胡珏订正并加评语。胡珏，字念庵，清·钱塘人。胡氏对高鼓峰的医术十分推重，但对高氏所论有不当之处，他亦严加批驳。当然，在胡氏的评语中，亦有不当者，如对高氏伤胃阴之说，认为殊属臆见，

原因是《内经》无此说法。但高氏所云是符合临床实际的，这就不必据“经旨”而否定其创见了。

总之，本书作者高氏，对于中医学术，从理论到临床，均有一定的发挥和创见。而胡氏的评论，其学术观点与高氏有同有异。读者从原书及其评语的“同”“异”之中，可以得到较大的启发，所以这是一本较好的参考书。

本书有多种版本，最早者可能刊于康熙年间，但近人未见此本，唯在雍正3年乙巳(1725)胡珏的评本中，曾提及“胡本”、“杨本”等。乾隆年间及其以后，又多次刊行，王琦亦将此书汇刻于《医林指月》丛书之中。这次出版，是以乾隆33年戊子(1768)宝笏楼刊本为底本，并参阅光绪22年丙申(1896)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铅印本，以之校勘。全文加以标点符号。对较难懂的语词等，适当加注，以利阅读。

王新华

1981年10月

序

浙中精于医学者，有二高子：居钱塘者曰士宗先生，居四明者曰鼓峰先生。余志学时，慕士宗先生之名，欲受业其门，迫于贫，不果。每得其著述，不厌研究，以为私淑^①之益。洎^②后闻鼓峰先生，所言多奇论，治病多奇中，则又心窃愿见之，而不获一晤其人以为恨。乙巳春，越溪王谦中来，为余言鼓峰医术，当代少有出其右者，且以其所著《医家心法》示余。余深喜数十年景企之私，一旦得读其书，不啻见其人，何快如之。及披阅终编，见其用心，似欲出前人意表^③，而修辞不免纰缪^④于轩岐、仲景。心窃异之，鼓峰之奇，乃如是欤！何所见与所闻之不同也？夫天下之理，莫不本于正，何有于奇？意主于奇，则索隐行怪，而惑世欺人之言出，未有不悖圣贤之道者。读鼓峰之书，而想其平日之所言所行，时出于奇者，亦约略可见。较之士宗之持身整饬^⑤，应事周慎，而其著述，典而可则者，不相径庭欤！不揣鄙陋，就其书中有不合于轩岐正义者，妄

①私淑：旧时对自己所敬仰而不得从学的前辈，自称为“私淑弟子”。 ②洎(jì)记：及；到。 ③意表：意想之外。 ④纰(pi)缪：错误。 ⑤整饬(chì)：严正。

为纠正，爰以济世之心切也。鼓峰而心存乎济世者，谅不以予言为吹索^①也夫！

雍正三年岁次乙巳嘉平既望钱塘胡珏念菴氏识

①吹索：“吹毛求疵”的意思。

目 录

诊法.....	1
二十五法方论 逍遙散 七味飲 小柴胡湯 左金丸 滋腎生肝散① 歸脾湯 远志飲子 龍骨丸 导赤散 养榮湯 六君子湯 四君子湯 理中湯 建中湯 香連丸 泻白散 生脈散 生金滋水飲 黃芪湯 補中益氣湯 六味飲 疏肝益腎湯 八味丸 右歸飲 左歸飲	9
伤寒 前胡湯②	26
中风	34
疟疾 清中祛痰飲 清脾飲 香紅飲③ 二妙丸	36
痢疾 白芍藥湯 厚朴湯 調金湯 吕先生治痢④澤瀉湯	40
鼓證 和中丸 金匱加減腎氣丸⑤ 保中丸	43
鬲證	45
吞酸	51
眩晕	52
咳嗽 金沸草散 胜金丸	54
怔忡	57
血证 固元湯	57
消证	59
弱证	61

①散：原本作“飲”。此据后文改。 ②湯：原本作“飲”。此据后文改。
③飲：原本作“丸”。此据后文改。 ④吕先生治痢：原本无。此据后文补。
⑤金匱加減腎氣丸：原本无。此据后文补。

霍乱	藿香散	62
伤风	苏叶饮①	63
胃脘②痛	化虫丸	63
痫证	清心散	65
妇人胎前		66
妇人产后		68
妇女带下		73
妇女淋证		74
小儿痘疮	加味葛根汤 红花汤 桔梗汤 丹参汤 五味异功散 当归黄连汤 保元汤 加味异功散	74
小儿痧③证	升麻葛根汤 白虎汤 甘露饮	78
小儿吐泻	七味白术散	81
小儿惊证		81
小儿疳证	参苓白术散	82
伤寒捷论	表证 肌肉 半表半里 传经里证 直中里证 表里俱见	82

①饮：原本作“散”。此据后文改。 ②脘：原本无。此据后文补。

③痧：原本作“疹”。此据后文改。

诊 法

治病之要，在临证时，先察其内外、脏腑、经络、新久、虚实、痰食、血气，才以脉合之。如证与脉合，或正治，或从治，可也；有证与脉不合者，则当审其轻重，辨其真假，或舍证从脉，或舍脉从证以治之。复有证与时不合者，或舍证从时，或舍时从证以治之。证、脉、时三者，须互相参考。

《内经》之法，大要在察色、按脉、审时、辨证，验阴阳之多寡，识寒热之真假，分别脏腑雌雄，端理经络浮沉，神机之有出有入，气化之或升或降，须皆参互详察，体认既确，则神明可通矣。

何谓内？言七情也，喜、怒、忧、思、悲、恐、惊也。七情之病起于脏，七情过极，必生拂郁，病从内起。拂郁之脉，大抵多弦涩凝滞，其来也必不能缓，其去也必不肯迟，先有一种似数非数躁动之象，细体认之，是无焰之火也，是无韵之音也，是往来不圆滑也。此为郁脉，当疏之发之。如火在下而以湿草盖之，则闷而不舒，甚至烧干而自尽，故疏之发之，使火气透，则反可以自存。何也？郁是气抑，郁则气不透，不透则热，热则为火矣。

古方疏发，以越鞠丸为主，严用和以逍遙散代之。如单得郁脉，上二方是也。如郁而血为火逼，变成燥证，疏肝益肾汤，从水生木，左归饮重加归、芍；或不清，乃加丹皮、山栀、黄芩，以清肝、胆二经，所谓夫妇并治也。

拂郁二字，乌能概得七情？惟五运可以言郁，若七情不专主郁。《内经》九气论，言之详矣。

何谓外？言六淫也，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是也。六淫之邪，或从皮毛而传络，从络传经，从经传腑传脏是也。亦有竟感于络，竟感于经者。六淫所感，必生拂郁，病从外入，故必皮毛先闭，外束其所感之邪，而蒸蒸发热也，法当疏之发之是也。大抵脉浮，或洪，或大，或紧，而必数者也，是燎原之火也，是击撞之声也，是往来不肯沉静而出于皮肤之外也，亦谓之郁脉，是外郁也。疏之发之不愈，则霜雪以压之，古方麻黄、桂枝、白虎、承气等剂是也。此真外感也，易之以羌活冲和者，亦真外感也。有内伤似外感者，此火不可发散也，散之则亡阳；不可霜雪以压之，压之则灭火。初起，以小柴胡汤加减调之可也；逍遙散加生地，合生脉饮加黄芩之类，以滋肾生肝、生金滋水可也；重则六味饮加归、芍，合生脉可也。盖非水无以救火也，非有根之水，无以救离根之火也。

六气之在两间，动润蒸干，举大地以生化万物，乃天之正气也。若本是淫气，则何能生长化收藏乎？

惟是过则为害，害则为淫，亦缘人之六气有愆惑，而为病因，名之曰六淫。今人遂以六气称六淫，何舍本而言末，认主以作贼，弗思甚矣！

六气之感，惟风寒能郁皮毛腠理之间，若本及为标，即不可以言郁。且风则腠理发泄，又善行而数变，亦不得为郁。至若火与湿，乃五运之郁，非关六气也。

内伤似外感，无庸散发，不可凉遏，所论甚正；至用小柴胡、逍遥，则其理又非。盖内伤，非劳倦，即房室，非饥饱失宜，即忧思过度，当须温补，或从温化，所谓劳者温之，损者温之是也。若用此二方，鲜有不拔其根而坏其真者也。

何谓脏腑？有从腑迁脏者，有从脏迁腑者。如阳明伤食，则气阻而脾不能运化，其病迁于脾。初起，法当先消食，食消则气通而脾运矣。或久之，则脾病益深，必先救脾，何也？腑尚可病，脏不堪久病也。腑主气，气无形，无形治之以无形，易也；脏主血，血有形，有形者亦须假无形以治之，而后能有形，故难也。传曰：无形之气易补，有形之血难偿。此之谓也。消食者，保和、枳术等类是也。然不可过于消。经曰：大积大聚，皆可犯也，衰其半而已^①。如过于消则气衰矣。消之不得其法，或不及，则食积而生热，热则脾病，当用参、

①《素问·六元正纪大论》作：“大积大聚，其可犯也，衰其大半而止，过者死。”

术加五味异功散，六君子汤，或加枳、桔以开提健运，再佐以芩、连以消其积热。此脏腑相救缓急之法也，各脏腑可类推之。

六腑主传化物，以气言则可；五脏主藏神志，以血言则不可。

脏主藏神，腑主传物，故脏主无形，而腑主有形。有形者，气化行而易愈；无形者，神志伤而难全。故经云：脏不可伤，脏伤则失守而阴虚，故不易治也。若专言脏主血为有形，未免牵强其说。盖入胃之水谷，传之于肺而流溢，奉心之气而化赤，由肾之冲脉而布散，外而充肤热肉，内而蓄藏于肝；至于周身经隧之血，又总统于脾，所谓脾藏营而胃主血也。如此，则血之生始出入，皆五脏之气化流行，而所主专在脾胃，不可以腑主气而脏主血分属也。分属之论，初看似若出人意表，细疏其理则非。

积久生热，间亦有之。脾病温补，得其要矣。配以枳、桔，亦属两歧。必以为热，而佐以芩、连，固矣哉！先生之为论也，甯不知始为热中，末传寒中乎？

何谓经络？经者，如江河之经地，其筋脉生于肉中；络者，如藤之络石，其筋脉生于皮里肉外。经筋属五脏，络筋属六腑。属五脏者，以血药补之，以行经药通之。补之者，归、芍、熟地是也；通之者，川芎、秦艽、

没药、乳香是也。属六腑者，以气药补之，以走络药通之。补之者，参、耆、白术是也；通之者，羌活、柴胡、葛根是也。然又要看其病之深浅，而彼此相通，不可执一也。

《内经》以经属阴而络属阳，未尝以经属脏而络属腑也。以三阴三阳论之，则经脉亦有阳；以阴络伤、阳络伤论之，则络脉亦有阴。至谓络脉如藤之络石，则所言者乃外络、孙络，而遗却内络、大络矣。论欲出奇，反悖于理。

何谓新久？有内伤之新，有外感之新，有内伤之久，有外感之久。内伤之新，补之当早；外感之新，散之戒重。如补之迟，迁延成弱矣；散之重，变成他证矣。内伤之久，补之当峻、当速；外感之久，散之不可峻、不可猛、不可速。何也？人之元气有限，病久必伤元气，若再攻之，元气竭矣，真阴亡矣。经云：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。又曰：粗工汹汹，以为可攻。此之谓也。

内伤、外感，揆轻重而治得其宜，何论新久。设内伤久而胃气大虚，不胜重剂，用峻用速反致其变；外感新而邪气方炽，缓则如焚如溺，可不乘其元气未漓而急攻尽剿乎？略有畏缩，必受其弊。又今之外感挟内伤者多，即轻散亦须斟酌。

何谓虚实？有阴虚，有阳虚，有先天之阴阳虚。何谓阴虚？血虚也。何谓阳虚？气虚也。血虚者，补其

血，四物汤之类是也。气虚者，补其气，补中益气汤之类是也。先天之阴虚，六味、左归之类是也。先天之阳虚，八味、还少、虎潜、右归之类是也。有攻伐太过之阳虚，如用寒凉而致阳遏不升，当用参、芪、术以温之，甚者姜、桂以助之，又甚者八味、右归从其原以救之。有攻伐太过之阴虚，如用发散而致津液干枯，当用归、芍、熟地以滋之，枸杞、龟、鹿、阿胶粘腻之物以填之是也。

以阴阳为气血是矣，以先天之阴阳，贴有形之气血，则非是。盖先天之阴阳，乃常先身生之精，与所稟赋之真，属无形之太极者也。若以后天之气血混同立论，则粗矣！

何谓食？膏粱博炙，酒酪淹^①乳，能生火以伤胃之阴；伤阴者，救之四物以养血，佐之芩、连、栀、柏以清火。浮瓜沉李，冷水寒冰，能灭火而伤胃之阳；伤阳者，救之理中以养气，佐之桂、附、豆蔻以生火。至于饥饱失时，中气受伤，当补而兼运，六君子汤加枳实、桔梗之类，运而提之。

《内经》只言胃阳，而不言胃阴。盖胃阳乃中土充和之气，脏腑气血，荣卫经络，周身无一不取给焉，故不可伤也。今创言胃阴，殊属臆见，究竟遵古说脾阴为理正。

何谓痰？有食积之痰，有中虚之痰，有水泛水沸所

①淹(dòng冻)：乳汁。原本作“潼”。系形近之误，故改。

为之痰。食积之痰，消其积则痰自除，保和、太安、枳术之类，虚者六君子之类。中虚之痰，或脾虚不运，或胃虚不容。脾虚不运则积，六君子加白豆蔻、神曲是也；胃虚不容则聚，六君子加砂仁、神曲是也。水泛为痰，土虚不能摄水也。其痰浓而白，补中益气加半夏、木香、白豆蔻是也。水沸为痰，其痰白如沫，吐出时如蟹沫，水顷变为稠粘之水矣。此肾水不足，不能制火，火紧而沸也，六味丸主之。

阴虚水泛，中胃未伤而脉数者，可作肾虚火紧而用六味。若真火不足，土乏生原，脾溏胃弱者，乃脾败而津不摄，非水沸也。重剂固补，可以救持，如用六味，必摈于危。

何谓血？凡六淫、七情之病，皆有因死血薄积于脏腑而成者。其证见于外，或似外感，或似内伤，医者多以见证治之，鲜不谬矣。大凡死血在内，其脉必涩滞，其出于皮肤也必不满，其入于筋骨也必不完，其形大都如线涂生漆，不能充润之状。医者遇此病，多以痰食求之，而于死血，多不知察，故备言之。

此证察识颇难，治亦不易，攻补温润，只在毫厘之辨耳！慧心者于脉证形色上，互相参证，则亦难遁其情矣。

何谓证与脉合，与脉不合？有外感之脉证，有内伤之脉证。外感者，翕翕发热，或蒸蒸发热，其脉必洪大